劉禮部集

劉禮部集卷四

釋三科例上 張三世

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廪廪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畧之文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甚至西狩獲麟于春秋本爲災異而託之以

爲治定功成之瑞若是者何哉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春秋之義猶六書之假借說詩之斷章取義故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辠我者其唯春秋乎昔者夫子正雅南以先公之教繫之召公著王道之始基而騶虞爲之應以文王之風繫之周公著王道之太平而麟趾爲之應小雅文武爲牧伯之事也諸侯歌之其衰也至于西土大雅文武爲天子之事也其衰也至于四夷交中國微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愀然以身任萬世之權灼然以至于西土亡王迹熄鳴鳥不聞河圖不出天乃以麟告二百四十二年著萬世之治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易之六爻
夏時之三等春秋之三科是也易一陰一陽乾變坤化
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要其終于未濟志商亡也詩
書一正一變極于周亡而一終秦誓一終商頌秦誓傷
周之不可復也商頌示周之可興也夏時察大正以修
王政修王政以正小正德化至於鳴隼而推原終始之
運本其興曰正月啟蟄戒其亡曰十有二月隕麋爲春
秋起衰亂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極太平尊親至于凡有
血氣而推原終始之運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著其成曰西狩獲麟故曰治不可恃鳴隼猶獲麟也
而商正于是建矣亂不可久亭于東方畜于十二月荚

于戒社京師于吳楚猶匪風下泉也而夏正于是建矣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

釋三科例中 通三統

或曰通三統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于魯曰因魯史之文正以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于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故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博深切明故因史記而加吾王心焉而孟子以爲春秋者天

子之事此之謂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于周挫强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讐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强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猶矇瞍之不可語于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問曰聖人迭治天下必三

統相循環者何也曰昔夫子告顏淵問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後終之以樂則韶舞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天下無久而不敝之道窮則必變變則必反其本然後聖王之道與天地相終始故正朔必三而改春秋因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因變文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曰然則三正見于夏書而春秋繼詩亡而作詩顧不言何也曰詩之言三正者

多矣而尤莫著于三頌夫子既降王爲風而次之邶鄘之後言商周之既亡終之以三頌非新周故宋以魯頌當夏而爲新王之明徵乎夫既以魯頌當新王而次之周後復以商頌次魯而明繼夏者殷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者乎故不明春秋不可與言五經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曰通三統之義既得聞命矣子思子之述春秋也則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傳亦曰樂道堯舜之道而其釋五始則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不兼舉二月三月而通之何與曰春秋之義固上貫二帝三王而下治萬世者也文王雖受命稱王而于繫易猶以庖犧正乾五之位而謙居三公晉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

皋也臨商正言改正朔也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而繫
易以見憂患萬世之心春秋象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兹乎故明春秋而後可與言易易觀會通以行典禮
而示人以易春秋通三代之典禮而示人以權經世之
志非二聖孰能明之

釋三科例下 異內外

春秋治萬世之天下不爲一人一事立義而其例必曰內諸夏而外夷狄內其國而外諸夏夫豈私其近已者哉春秋以內爲天下法故小惡必書言王者當動自克責爲天下先至于大惡則諱不忍言蓋非恕內之詞而治內之詞也書之詳固責之備諱之深尤責之重也昔文王繫易箸君德于乾二辭與五同言以下而升上以內而及外夫子贊之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有旨哉愼言行辨邪正箸誠去僞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則合內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謂大一統也夫治亂

之道非可一言而盡易變動不居由一陰一陽而窮天地之變同歸于乾元用九以見天則春秋推見至隱舉內包外以治纖芥之慝亦歸于元始正本以理萬事故平天下在誠意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極于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爲治平者反身以存誠強恕以求仁而已

釋九旨例上 時 月 日

昔子思之贊春秋也曰上律天時又曰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是以知聖人之文天文也矇者不知日月童子不知經緯以之言天猶扣槃捫燭也故深于天文者不惟知其位次度數而已又能推其薄蝕危亡之故本于人事而整齊之故天不言以三光四時爲言視言相萬也聖人不辨以時日月爲辨視辨相萬也詳畧之以理嫌疑如內殺大夫棄歸女以日月別有辠無辠又以別內外又如外城例月別于內城而緣陵文言諸侯則不月之類偏反之以制新義如狩乃常事不書諱致天王以正冬狩桓四年以于郎譏遠郎以春正月譏不時則狩制定復于獲麟之春去正月以改正朔三者皆以書狩而實非也又如夷狄子弑父書曰中國子弑父不書日許止加弑仍書日以別之之類故君子不必親相

與言以禮樂相示而感之者意變色動（如子游感彌牟之屬）春秋不待褒譏貶絕以日月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如美泓戰書朔貶內去時日之類是也）故曰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勿辨其言彌微其旨彌顯使人屬辭比事而辨惑崇德斯善學矣不善學者或欲省其贅而悉置之或不得其說而膠執之（如穀梁左氏及晉以後治春秋者皆不免崔子方本例趙汸屬辭尤甚）以其身陷于非聖之法而莫之救是猶童昏而強言圖亡溝蝕與以詔相反詰誣之其不轉于溝壑則幸耳可不謂大哀乎

釋九旨例中　爵　氏　名字

昔子路問爲政子曰在正名名不正則政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然則辨名正分莫著于春秋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則爵等之數尤所汲汲矣傳曰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皇象元則帝象春（易曰帝出乎震）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說苑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不及春秋說董子爲正武王句見董子）董子云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

帝下至附庸絀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故雖絶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岱通）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此言唯王位在德元而儀刑萬邦也王官之等三公一位上大夫卿一位下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其受采公視大國上大夫視次國下大夫視小國上中下士視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民者方十五里（亦參用董子稱國州者狄之）其命數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陰爵屈于諸侯也士則三命再命一命不嫌也及其出使雖下士必列諸侯之上尊天子也月遠日則息而衆疑于日遡日則消大臣諸侯之象也故三公執璧同于子男卿以下則禽摯實

內之爵同于畿服雖大曰子其義不世仲于諸侯之大夫者世祿而已侯國之制公一位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凡三等其受地公侯皆方伯里伯子男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臣命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其命數則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伯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人所見世小國有大夫是也周公立政之制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謂公卿也由其參聽萬機曰任人亦曰常任由其糾逖王慝曰準夫亦曰準人由其分陝左右曰牧亦曰常伯三公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虎賁綴衣趣馬近臣給事者也設之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宮正以下官也庶府

常任之屬治京師者大都常伯之屬治畿甸者設之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準人之屬糾察官府都鄙者也大史上司天事下掌邦國官府都鄙之貳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者也設之尹伯王官之制如此司徒司馬司空天子之命卿也亞以體其伍經所謂未命之大夫也旅以陳其服經所謂微者是也是謂邦國之制夷微盧居九服之四設之烝烝君也三亳阪居四方之繇設之尹尹正也城虎牢以制楚是也春秋之制畧同文王官人而譏尹氏以絕禍貶王子虎以任賢則克知灼見之要也書王季子王札子辨親疏長幼之節皆不名敬長也親親也祭伯凡伯不名貴貴也伯糾文叔不名貴

老也孔父季子不名尊德也不純臣諸侯治統所寄也

二王之後以客禮師法所存也夫是以天子獨明諸侯

自爲政禮樂行于上刑罰措于下則正名之道得也

按此篇原本曰名例以氏名字書法皆在褒譏貶

絕例中故此釋止詳于爵也晩年改訂體例故與

釋不甚相應欲詳此例者當更于褒譏貶絕例中

求之承寬謹記

釋九旨例下 褒 譏 貶絕

褒例

昔者孔子論列國卿大夫之賢如衛甯俞齊晏嬰鄭公孫僑之倫詳矣顧于春秋絕少槪見何哉蓋春秋垂法萬世不屑屑于一人一事而諸賢又無殊尤絕特之行可以爲世立教故別錄于諸弟子之記其愼也如此是以論王政則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又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六者行而王政立矣春秋譏稅畝田賦謹權量也改制質文審法度也詳官制修廢官也嘉死位興滅國也明氏族繼絕世也褒賢良舉逸民也故王者之治將欲養民興學莫先建侯進邾宿封滕牂明元功

也崇杞子厲孝也詳桓文重牧伯也宋襄功未逮而有志焉貴志也楚莊秦穆雖賢僅使之長帥族類相與親諸華漸王化中國之政罔或干焉辨內外也將欲興滅繼絕又莫先辨賢義動天地忠貫日月誠洎金石貪生惡死之世未之或尚也爲表三人焉曰孔父仇牧荀息苞桑社稷柱石國家權輕重之義別尊親之倫容悅事君之朝莫之或究也爲表二人焉曰紀季季友修明仁義傲倪千乘忘身以紓難顯功以救過頑懦鄙薄之俗賴以不亡也爲表五人焉曰蔡季吳札衛叔武曹喜時邾叔術貪夫高張廉貞不名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不滑于物不攖其寧其志可則其行可尊古之逸民今未見

其匹也爲裴一人焉曰公弟叔肹嗚呼舍名取功後世所以開國承家者其秉禮度義則相與詬病以爲不祥而春秋所貴乎持世乃在此不在彼爲上可以知取人爲下可以知勉學矣今小民有罪則能以法治之有善則不能賞而爵祿所及未必非有文無行之士是以賢不肖混淆而無所懲勸是宜修春秋舉賢之制而唐宋以來試士之法以次漸改則朝廷多伏節死義之臣而閭巷多砥行立名之士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之要道也其四一事見賢者如齊襄伍員之復讐公子結士匄卻缺之制命子反華元之專平祭仲之知權國佐之不辱命曹羈之去君行父之代執嬰齊之待命歸父之復命曼姑之守義曾莊之退戎公子手之竄內隨文張義非特褒今不悉論

譏例

司馬遷述董生之言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主于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撥亂世反之正非唯禁暴討賊而已亂之所生唯禮可以已之禮之失也王侯降爲徒隸荆吳交主中國所謂小雅盡廢其禍如此夫大雅多刺厲王而小雅盡刺幽王何哉曰序不云乎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瞻卬召旻二篇獨言刺幽王大壞以是知文武之大經大法皆厲變更之而大滅之者幽也其細節數目幽復悉去之而階之禍者宣也是謂三代之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繼三代而治萬世者也夫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可以盡復先正乎內之治而諸

夏可以盡同董子云悖亂之徵細惡不絕之所致故春秋譏纖芥之失反之王道傳曰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言自近者始也是以譏觀魚貪也取郜鼎衛寶甚焉狩于郎遠也築三臺甚焉毀泉臺亦非也君道失也觀社納幣淫也國君淫宜絕故但以非禮書也覿用幣女用男贄也會杞伯姬于洮來朝其子大夫妻來及歲歸宗失教戒也夫人姜氏言入失教戒亦志淫也逆婦姜賤也以妾爲妻僭也婚禮之失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喪娶也宣之過甚于文而書之尤著猶桓之不諱成宋亂也忌省殺哀也吉禘速吉也作僖公主欲久喪而不能猶吉禘也喪禮之失也

躋僖公亂昭穆也仲嬰齊不稱仲孫亦亂昭穆也獻六羽僭禮于宗廟也丹楹刻桷奢也世室屋壞怠也立武煬桓僖廟僭也春夏烝亟也御廩災而猶嘗慢也無正朔而朝廟不奉天也郊禘之僭不可言也不郊猶三望猶朝廟也四月五月九月郊不時也鼷鼠食郊牛或食其角傷其口視不謹也用牲于門非應變也祭禮之失也蒐閱以罕書弛武備也以亟書不恤民也取郜取防貪而慢疆界也受叛臣邑猶是也來歸侵地取運圍成不失文德也次郎次合伐齊納糾無勇也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畏人也齊侯來獻捷畏也楚使來獻捷畏而受惡人物也會伐宋緩也初稅畝用田賦作丘甲作

三軍變制不恤民也聘問師師不舉重空國也軍禮之失也朝王所非所朝也來歸脤不助祭也不會葬天子慢上也不會葬同姓不親親也襄久于楚畏楚也昭没于乾侯不容于晉又不事齊也賓禮之失也公子遂以疾復卒而猶繹君臣交失也公子友葬原仲失質也鄭詹逃來納佞也馭臣之失也告糴不制國用也築微新延廄不急荒政也城邑急而勞民也築三囿三臺楚宮勞民以事游畋也馭民之失也新作南門變常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久不修又踰制也築王姬之館于外通讎又慢王事也狩郜通讎也臣子之道廢也傳曰不可勝譏者壹譏而已此通例也注曰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

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以魯為天下化首被王化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然則詳于王而略于侯國正王以率侯也詳大國而略小國正大以率小也詳諸夏而不及夷狄正內以率外也故譏求賻求車求金而王心正譏祭公劉夏逆后而禮本正（紀履緰同義）譏王世子宰周公會諸侯而儲貳宰輔之體正譏尹氏武氏子仍叔之子而世卿之禍正（齊崔氏同義）譏叔服而用賢之義正譏宰渠伯糾祭叔榮叔聘錫小人而九伐之法正譏毛伯錫文公命而考績之典正譏召伯錫成公命而教冑之經正譏加禮妾母而尊卑之分正譏一使兼賵（秦人歸襚同例）一使含賵而下交之禮正（此姑從傳注譏歸衛侯辨見答難箋）

鄭曹伯襄而建侯之權正譏殺年夫奔王子瑕而親親之倫正（盜殺衛侯兄輒同義）所謂正王以率侯也書王室亂王居狄泉而衆著于勤王矣譏次匡救徐戍陳鄭歸粟于蔡而衆著于恤鄰矣譏伐楚救江而衆著于惡詐矣譏鄭伯不盟乞盟陳侯如會逃歸而衆著于親中國矣譏大夫盟而衆著于愼名器矣譏晉放大夫而衆著于禮去臣矣譏宋內娶而衆著于敬宗廟矣譏齊送女而衆著于謹侯度矣所謂正大以率小也譏邢遷而衆著于固國不在險矣譏蕭叔邾婁子而衆著于朝會之禮矣譏邾婁子奔喪而衆著于親疏之節矣譏曹許世子而衆著于事父之道矣譏莒慶高固而衆著于事君之義矣

凡皆所謂正內以率外也是以子思子述春秋之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言乎大者如三辰之建四時小者如列宿之錯峙而各有職也

貶絕例

貶絕者所以誅姦慝除亂賊也自王綱不振小雅盡廢强大兼幷君臣放弑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極于中國微滅戎狄狎主而三代之彝倫法制斁壞簡棄無復存者蓋夏商之末失以强而周之末失以弱强則去之也驟而湯武之反正也亦易弱則陵夷衰微而天下之思治也亦難厲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將以

春秋之制統三王而正萬世也周之衰也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專封專討天子不能問也繼則自大夫出而擅作威福君若贅旒下至倍臣效尤而卑隸輿臺敢假威坐牀之釁外至四夷乘便而文身左衽張僭號爭長之心其在周易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微陽入而陰始凝馴至其道則无成而代有終也夫子遂為之極其義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于豐之言妃主當國夷主持世則又微其詞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盛哉扶陽抑陰之心輔相天地之道歷萬世而不可變也然猶以為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于是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國之寶書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誅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內諸侯公而外及于吳楚雖冒萬世之辠而不敢避曰備矣夫醫者之治疾也不攻其病之已然而攻其受病之處小雅盡廢亂賊所以橫行也春秋欲攘蠻荆先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諸侯欲正諸侯先正天子京師天子之不可正則託王于魯以正之諸侯大夫之不可正則託義于其賢者以正之曰諸侯不死位者絕其身雖爵賢之賢猶不得免于貶況蔡獻舞晉荀吾齊無野之屬乎曰諸侯出奔者絕其國雖爵定之親猶不得免于盜況衛剽蔡東國之屬乎

曰諸侯義不得專封雖齊桓之存三亡猶𢘅疾之封陳蔡也曰諸侯義不得專討雖楚莊之殺徵舒猶靈王之戮招瑗也曰諸侯不得專地以湯沐易朝宿猶晉之侵柳圍邾也曰卿不得憂諸侯雖趙武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廢置雖郤缺貶也曰大夫不得專執雖韓不信貶也曰大夫不敵君以戰則貶得臣而荀林父之亢顯矣曰君不會大夫則貶趙盾而楚嬰齊齊世子光之驕蹇顯矣曰大夫不得專平則貶子反而溴梁之徧剌顯矣曰卿大夫不得世而弑光立朝之萌見矣曰君親無將則陳招之殺世子偃師楚𢘅疾之殺公子比猶弑君也曰大夫無遂事則仲遂之弑赤先見于如晉隱如之逐君

先見于宿之入運也曰孝子之義宜衛疾則許止之進藥猶商臣蔡般也曰大臣之義宜討賊則趙盾之復國猶甯喜崔杼也曰人臣知賊而不言當誅則叔孫得臣猶齊慶封也曰與于弑君者皆誅則文姜可絶而齊誅哀姜不得讐也（蔡靈書葬與哀姜書葬同義）曰不能乎親者皆絶則天王可廢而衛討蒯聵乃爲義也曰犯命盜國者誅而絶其後則衛朔之篡明去葬辠加于鄭與衎也（夷吾篡不明去葬）曰誅君之子不立則楚旅之不得繼商臣猶蔡友之不得繼般也曰殺世子母弟辠加于專殺大夫則鄭莊宋平之刑當其辠猶宜絶而詭諸之不葬則誅也曰滅同姓者辠加于滅人則鄶衛之國宜奪而同與燬之身

必誅也曰潰亡者不復興則蔡胙之去葬宜絕而梁與沈之失民同辠也曰背殯用師者貶則鄭賁晉騅之奪爵而周殺年夫莒殺意恢之失親同辠也曰弒未踰年君與成君同則里克商人之辠箸而仲遂誅也曰弒弒君而立者與成君同則邴歜閻職且不得託于討賊而棄疾纂也曰弒無道之君不得以國人爲辭則晉趙盾楚比之辠定而夷獋楚虔猶庶其州蒲密州薛比也曰立其所宜立不得以反正爲辭則衛喜陳乞之辠定而衎與陽生猶突與小白也曰誅其所當誅不得以討賊爲辭則里克甯喜仍繫大夫而翬遂之稱公子辠有主也曰討其所當討不得以伯討爲解則滅陳滅蔡先正

其名而陳招蔡般之禍及其國皐益著也曰立所不當立不得以擁戴爲名則單劉尹氏各挾幼主首正其皐而衛晉王猛子朝之見挐于下誅必及也曰大夫相放殺者誅則王札子之皐正而侯國稱人者悉誅也曰士殺大夫者比諸盜則刑人不槩國而主其國者與有誅也曰滅人者書之雖齊桓之功不足除惡況虞之首賂莒之取後者乎曰執人者黜之雖桓文之討皐猶責以自省況宋莊楚成之懷詐者乎曰執諸侯宜歸天子治其皐畀宋人不得已也歸于楚則叛也曰執諸侯而釋于會者坐專執執以歸無王也桀防血社尤惡也曰獲諸侯大夫者坐專獲殺陳陀義也戕鄫子亂也曰殺大

夫者坐專殺討欒盈義也漏言于射姑亂也誅諂臣可也殺誅臣皐也曰大夫不以道去者絕逐高克皐鄭伯也以師奔秦皐先眛也曰公子不得臣異國衛鱄嘖世子秦鍼母弟尤悖也曰無君命不得稱兵華元圍彭城正也（曼姑圍戚以靈公命故得爲伯討）趙鞅清君側亂也然則有誅無絕者唯元功之臣（見桓十七年注）及聖人子孫（僖二十三年注）而國不除者鮮矣有絕無誅者惟子于母爲所生雖輕于父而重于君而誅得避者鮮矣（定四年注）夫誅者小則譴罰之甚者加之五刑又其甚者焚棄之辜磔之先王之典也（注稱梟首斬要皆漢法僖二十六年宣八年疏亦不的）絕者輕則放流之絕其身重者諸侯則變置之絕其子孫卿大夫則絕其小宗春秋

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父子兄弟辠不相及所謂禮義之大宗也

釋特筆例上　主書

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是以說者各任其意離其宗何氏之于經其最密者也既審決誠淫判若白黑而引伸觸類離根散葉貫穿周顧網羅完具又慮用之者輕重失倫源委莫究輒下宗義以正指歸竊嘗以爲先漢以公羊斷天下之疑而專門學者自趙董生齊胡毋生而下不少槩見何氏生東漢之季獨能櫽括兩家

使就繩墨于聖人微言奧旨推闡至密惜其說未究于世故竟其餘緒爲成學治經者正焉

釋特筆例中 律意輕重

或稱春秋爲聖人之刑書又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令而溫城董君獨以爲禮義之大宗何哉蓋禮者刑之精華也失乎禮即入乎刑無中立之道故刑者禮之科條也春秋之道始于元終于麟絕于夏之冬而猶繫于周之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亦太平之極軌也若乃意深于撥亂故制刑常用重典無變三代之質而有異文武之文然其原心誅意禁于未然其立法嚴其行法恕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則秋荼也曲學阿世緣經文姦豈非罪哉抑又聞之董生春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其道蓋原于天故日常盈月常闕主刑辰星

刑主太白主兵法不得參午而見劉向傳注太白過午即爲參天此亦以陽爲經以陰爲權者于七政者也夫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矣置于空虛而取以爲佐使陽恒伸而陰恒絀則萬物玆青而不害道玆行而不悖所以與天地參也爲枉者弗過其正則不能直故權必反乎經然後可與適道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知可與立者未可與權也故執其權則爲嚴社不爲不敬靈出天王不爲不尊上辭父命不爲不承親絕母屬不爲不孝慈易主如祭仲逐賊如季子專制進退如公子結子反華元之屬不爲不忠誅牙脅光滅親議親不爲不義假吳復楚不爲虧主討鄭事齊不爲

薄親（僖元年不爲君母讐齊又居喪用兵于怨無薄）失其權則趙盾楚比不免于弒趙鞅正國不免于叛討叔段年夫不免于逆親誅里克甯喜不免于專殺夏南崔杼引蔡人之義則亂州蒲庶其侍討賊之法則傎傳曰輕爲重重爲輕其是之謂乎故持春秋以決秦漢之獄不若明春秋以復三代之禮本末輕重必有能權衡者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釋特筆例下 建始

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古者改元必大赦所謂與天下更始不追治前事者以爲亾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枉橈之獄也王者時憲咸與維新而後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必當其罪則刑清而民服武王之克殷也反及嬴內以燕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眾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爲規也凡經言初者二傳譏始者十是謂舉隅

釋削例上 不書

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非記事之書也連山歸藏之占不存而周易爲文字之祖時訓月令之解不備而夏時則學者多傳正于聖人者文彌約而旨彌博也春秋或筆一而削百或筆十而削一削者以筆見筆者復以削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

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而不著董生亦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得之者皆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有胸而無心者也不憤不悱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聖人皆不告問而不得其應則發憤忘食思而足以發則樂以忘憂仲尼之學唯顏氏子能好之樂之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嗚乎陸淳趙匡之流以不知而作開非聖之罪而顯經隱權之義且千有餘年莫有講明而切究之也惜哉

釋削例中　諱

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還王義或屈于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過君子因之醇加吾王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而于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其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益堅所謂詞不迫切意已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跼蹐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意亦

阻矣復為之變其文曰子之意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所樂假託者也爲之損益其事馴致其行矯制萬端而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故習聞春秋者曰君子之諱尊隆恩避害容身也如此君子還其國還諸夏也如此君子之善善獨長也如此而一旦事出兩可之閒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則杳冥而莫知其原嗚呼微言絕矣大義能無乖乎

釋例例下　闕疑

昔夫子有言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闕文也今亾矣然則春秋受命制作故首即改元稱王而兢兢于信史文何哉蓋其所更者皆新義所存由多聞多見而裁乎聖心游夏所莫能贊故曰其義則竊取之矣謂祖述憲章也其所不革者皆義已空貫則闕疑闕殆以明其無我學者所當取法故曰如爾所不知何謂述而不作也聖人之支欲使人疑疑而問問而得乃為心得闕疑之意又欲使人信信而執執而固斯莫能破故以其所闕知其無所闕哀十四年傳曰備矣是謂善學矣夫子以天縱之聖明天子之事而于策書大體猶詳愼

如此然則不知而作之者猶欲以郢書燕說夫其眞悲夫

釋禮制例上 郊禘

昔仲尼游于兩觀喟然而嘆魯之郊禘非禮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夫杞宋既不足徵周道則幽厲傷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舍魯春秋其奚適矣坤乾雖亾夏時具在正月初歲祭郊也二月祭鮪言祭禘也禘以春夏祫以秋冬皆用仲月郊雩用孟月迎氣以朔氣之始天子制也是以春秋于僭八佾則曰大惡諱于僭六羽則曰小惡譏而郊禘獨不諱且譏者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郊禘之僭何昉乎蓋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始為之也里革之頌至深切矣其言成王命伯禽也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其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也

其言山川也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而已非若龜蒙鳧繹之保有奄有也其言郊禘也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唯恐其以非禮非道誣周公也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魯郊避夏正而閒以春秋言匪解微辭也謂卜或不從又有鼷鼠災也曰不忒忒之爲言猶僭也乃申之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謂卜不從者唯不宜斯不饗也且以諸侯而欲受天子之福假以溢我誰其收之既多言弗戩也又申之曰周公皇祖亦其福汝蓋曰皇祖后稷乃天子之皇祖周公乃女皇祖也以禘禮祀其不饗乎秋而載嘗以下譏大事所用也泰山巖巖以下譏三望也令妻壽母譏尊成風立

聖姜也此非與春秋相發者哉昭公將誅季氏子家子以爲不如正已葢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劵其埶固然行父方請命于周而桓宮已設私家矣徹以雍舞八佾效尤雖甚其孰能禁之故孔子曰周公其衰又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葢譏其小者而大者則春秋壹譏云爾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天子故爲朝天子雖時祭猶有廢闕況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哉禮之不明國乃滅亾亂賊之禍接跡天下其以此也夫

釋禮制例中 朝聘會盟

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曰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焉何君注云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而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其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而

王世子宰周公出會則譏之諸侯相遇則危之屢盟長亂則刺之然則周官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又有時會殷同徧存徧頫徧省諸禮諸侯世然後相朝殷然後相聘司盟掌盟約之載豈平世之法與撥亂異邪然傳言古者不盟唯有會聚朝聘之道穀梁子亦云盟詛不及三王則周官殆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也康成不通春秋而信之篤過矣注曰非朝不踰竟然則同盟摟伐使臣非禮犇命于路亦春秋之所刺也故其始則大小相陵徵朝徵聘繼則强臣擅命要結外援勢使然也春秋防其漸故謹其始魯桓與鄭會垂盟越而畔王之事亟矣公子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鄆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而篡弑之禍亟矣會稷而宋亂遂成盟平邱而楚亂遂成矣故壞法亂紀之事必託于常禮而後成夫禮以已亂也非以階厲也故君子辨之

釋禮制例下 娶歸終始

春秋首建五始以奉天其言人事則以正適妾建世子爲兢兢故正其制曰天子娶十二女則天數也諸侯娶九女極陽數也皆不再娶節人情也周制內官有嬪婦九御而闕其數百二十官應十二子九九而御則誣也親迎之義致女之文自天子達于士禮之本也鵲巢之首章曰百兩御之言親迎也其二章曰百兩將之言留車反馬也其三章曰維鳩盈之謂姪娣也致女之義備于草蟲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憂已之德薄不足以承事君子且憂君子之于禮未能行而履之也亦既見止則共牢而食矣必曰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傳之

何君說春秋亦云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又曰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從父母辭以章其自潔清且安榮之故士禮御布婦席于奧媵衽良席于阼五經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緣此而誤嚴以示賢人寬以容中人禮教盡然昏其本也人所以貴于物莫先于夫婦之別夫婦正則父子親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謂書子同生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外娶謂越竟而曠官也國君不內娶謂近漁色且賤非所以奉宗廟義不得專封也世子不外娶恐貳君也世子妃不得立爲后夫人賤且未備數也天子不親嫁女而必親迎以繼先聖而爲天地宗

廟主臣王舅不臣后父厲孝也故苟爲中人以下雖不親迎未爲大惡而大雅之致必以文王正天子親迎爲法苟爲中人以下不三月亦可以成婦禮而春秋之教必以宋共姬正王后之行如字爲法謂三國來媵故王后無出禮而有廢絕之義亦不得立媵以配宗廟陰有絕月有滅也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無外事故無出道出姜雖微而動中乎禮奔喪大歸君子哀之而無譏矣大夫妻無事歲一歸宗高固叔姬雙行匹至猶以爲近于禽獸文姜哀姜之亂鄫季姬子叔姬之亂杞伯姬蕩伯姬之失教郯伯姬杞叔姬之不吝以魯知他國則關雎之化亾矣且以魯僖之賢而啟邾鄫數世之禍莊之淫嚮女昭

之娶同姓則不忍言也僖之立妾卑其身而不知也文宣之喪娶喪其心而不知也隱襄定哀之逆女不志其近禮矣使三公逆王后（何氏依漢制以為得禮非也）猶使卿逆夫人非禮也（亦破左氏）逆王姬使同姓禮也魯則喪也且于齊讎也衰麻接弁冕仇讎交昏姻上無禮孰甚焉故二南者雅頌之基也道成于麟趾大昏者修身之本也始于元亦終于麟撥亂世法文王而已矣法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而已矣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盛德之至也

釋內事例上 公終始

三代之制諸侯世子誓于天子教于國學君薨命卿赴告致國天子天子命其宜立者爲之後踰年乃即吉行事事畢反喪服所謂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世衰道微旣無誓教之禮競立私愛更相篡弒司馬弗討亂賊之禍亟封建之意微矣周道旣傷舍魯奚適歷十二公之事不能不喟然而嘆也成隱之讓以正立子之法隱非能讓者又不能誅察姦佞故以其身蒙首惡之名桓非果于篡者僅以不能見前後讒賊故以其身陷篡弒之罪予以大過而弗敢辭翬也鄙夫也亦非樂以擁戴爲能者幸免于隱桓之誅終莫逃于春秋之討故春

秋者禁于未然禮義之大宗也以與夷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以託國君子以莊之行必不能善終而書之最正者徒以有季子也令莊公束身禮教無觀社納幣之行慶牙雖不道安敢通夫人以脅公令莊公早任季子以削慶牙之權嗣子雖幼沖何至比遭慘禍安存則務于游觀土木之事謂築三臺而忌忠讜之言危急求之而常患于不及魯之幾亾莊爲之也春秋之義繼弒君不言即位謂定致國天子舍誅君之子而別爲立後既不得受命臣下大國亦不得專廢置閔僖之立僅賢于桓宣定之志得國而已非爲免于篡也故魯爲齊弱季氏之禍

深于仲遂震廟之戒昭昭甚明照之失國萌于僖之賞私勞也舊之空立惟莊公以適子爲得正隱桓僖宣襄定哀皆庶孽也其卒也亦唯莊以路寢爲得正僖以小寢絕于婦人之手懷宴安也文以臺下襄以楚宮荒游觀也定以高寢避昭也猶近正矣禮君疾顧命大臣皆在側其當衞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與以防亂也桓宣之簒人咸知之定之簒微春秋孰爲辨之故隱十年無正以成其讓元年有正而去卽位以正其讓至定乃偏然反之元年去正而書其卽位夫特書卽位則等例于桓宣而定知巳之有罪上非所以諱尊隆恩下非所以避害容身也故變文以箸正棺之禮而隱示其無恩詳

正月而去即位則等例于閔僖而定非其倫故書即位于六月戊辰若善其得變禮而去正月以明受國于賊臣而不知討夫子以昭公出奔之歲適齊以定元年反魯反魯明不仕也或問之曰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昭公不反弟宋先立德季氏而不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服皆斬衰其不孝不友實甚將如建始之本何哉故于其受國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悟則不得不去正月以告萬世矣于其受女樂復以去就明之其終不覺悟則又不得不去冬以告萬世矣故春秋始元終麟而魯無終始無終始者無正也無正安有國哉人知陽虎不狃之畔不知季氏之畔知季氏之畔不

知定公之畔知定公之畔不知平王之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本之失也夫用聖人者天也天不欲孔子救東周之亂而命以春秋救萬世之亂聖人曷敢以尊親之諱辟天討之柄哉世之罪孔子者其知孔子者邪其不知孔子者邪非孔子所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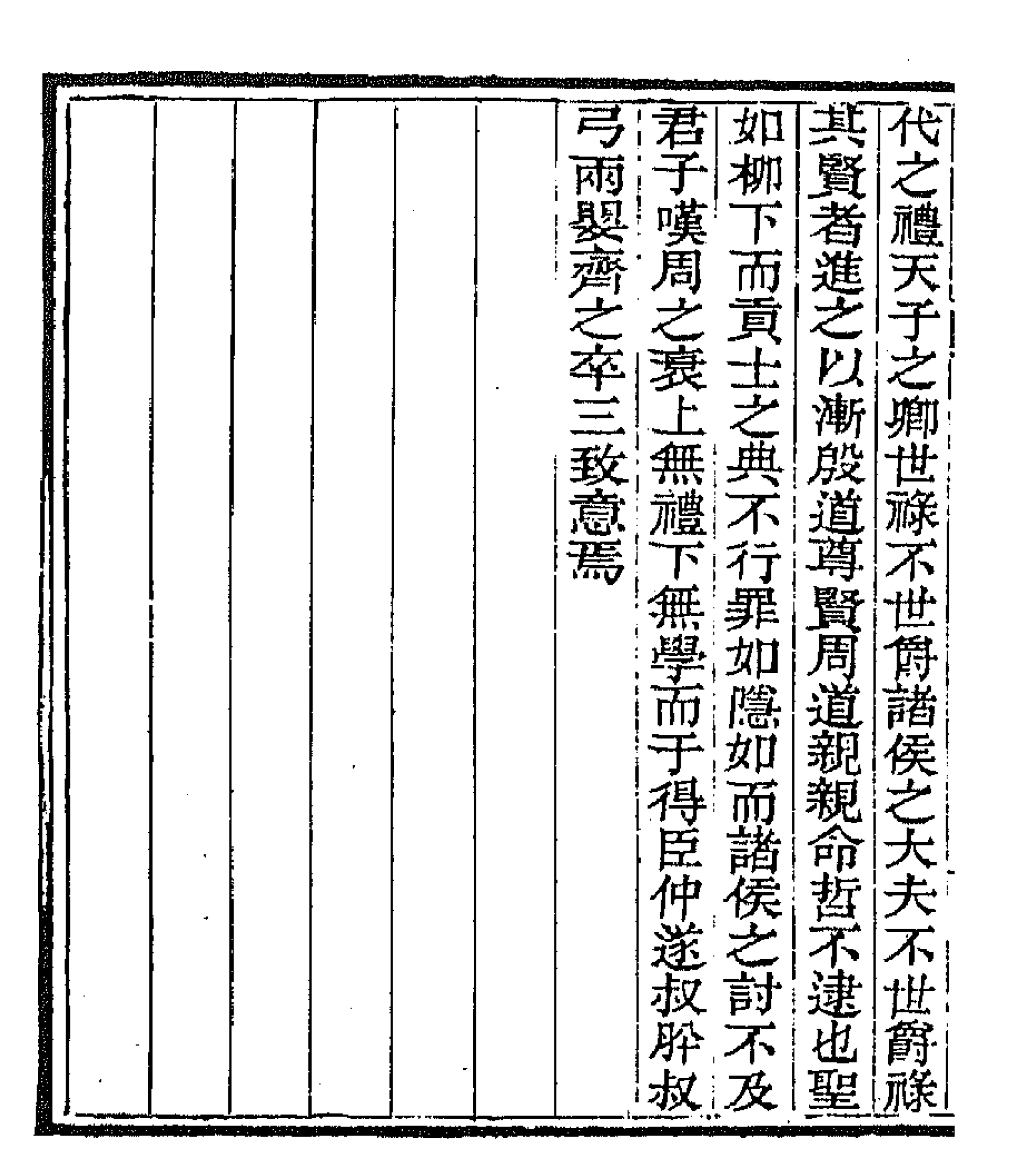
釋內事例中 致公

致公者危之也喜之也宜致不致安之也或賤之也不宜致而致幸之也亦賤之也或以明不恥也凡公行世子臨國命卿輔之强本幹也雖盟會皆以師從以三年之戒以俾從備不虞也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飲而藏之兩階之閒乃退其行軍則授兵于廟戰勝以饗禮處之歸而飲至策勳于廟貴命也其于竟內雖專討不授兵亦不策勳昭圖成不致無臣子也定圖成致著仲孫之耦國也劉歆之徒增飾左氏以告廟不告廟言致不致是春秋乃屑屑焉為僞有司之事而非奉天命討之權矣且僞

有司無託王之文朝聘奔喪會葬宜悉書之而左氏反附于常事不書之例不亦傎乎

釋內事例下 内大夫卒

大夫書卒者君之股肱也夫子書士喪禮詳哉乎君臣之禮父子之恩也內大夫執政多由公族命于天子者唯單伯非初制矣未命于君者有柔俠隱之篇託始見之矣桓之大夫不卒者隱之賊也莊之大夫不卒者不以復讐之義告于君猶之無臣子也季友之功足錄矣而閔公之不書葬則立僖之私誅牙之權功不足以蔽罪也臧孫辰自告糴之後國有大亂曾不與聞不仁不智之罪章矣故距其卒也四十餘年雖有事俱削之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季友立僖爲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弒赤爲祿去公室之始而魯之禮樂刑政大壞矣三


代之禮天子之卿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其賢者進之以漸殷道尊賢周道親親命哲不逮也聖如柳下而貢士之典不行罪如隱如而諸侯之討不及君子嘆周之衰上無禮下無學而于得臣仲遂叔肸叔弓兩嬰齊之卒三致意焉

釋兵事例 侵伐戰圍入滅取邑

孟子有言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然則詳于言兵聖人將以禁暴除亂而維封建于不敝也夫周之末失强侵弱衆暴寡土民塗炭靡有定止不思其所由失而曰封建使然于是悉廢而郡縣之而天下卒以大壞夫郡縣之法勢不能重其權久其任如古諸侯也一旦奸民流竄盜賊蠭起其挾民而禍及于國秦漢之忽亡晉季之紛擾視三代之衰則悕矣夫王靈不振九伐之法不修則去封建而亂亡益廹王靈振九伐之法修則建親賢而治道乃久三季之失非强侯失之失馭侯之法也肉袒請刑之意

變為下堂矣宋薇治外之制依于晉鄭矣不此之豈而嘗封建是因幽厲而廢文武也可乎曰然則春秋救周之敝將奈何曰制國如周初公侯之國不過方百里伯子男之國不過方七十里如五十里其軍賦之法大國千乘寓農者十萬人次五百乘次二百五十乘則五萬人及二萬五千人正羨之卒大國不過二軍小國不過一軍其徵發調遣之兵方伯不過二師諸侯不過一師小國惟卒旅而已故皆稱人以聽于方伯其諸侯世子既教于學而誓于天子（書曹世子來朝是也）天子復與之賢師良傅（譏錫成公命是也）而理軍國者又皆天子之命卿（單伯是也）得其人如齊二守晉隨會漢之賈董亦足以佐治而名山大

川亳阪要害之所又皆王官領之犬牙相制綉壤交錯平治則修朝覲聘享巡狩會同之禮一方有警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飛芻挽粟其車三千不勞饋餉而可立致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雖萬世不敝可也在易比之二曰比之自內貞吉言建親也其四曰外比之貞吉言建賢也漸之彖曰居賢德善俗太公宰青周公宰兗召公宰冀康叔宰殷其自治皆儉于百里而紂之餘風殄矣二公分陝尚又治內而德廣之所及遠矣賢聖之才不世出則莫若修封建之制得如齊桓晉文者以為方伯連帥則滅亡之禍可弭（桓恥不能救）而侵奪之罪可正（文班侵地）君國子民求賢審官以輔王室以救中國

持世之要務太平之正經詩終殷武之意也

釋地例

昔子思子述春秋曰下襲水土說之者謂襲因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義春秋一字皆以制法況會盟戰取嘗重辭複漢之諸儒每言堯舜禹貢三代所域春秋所治考而列之亦承學之先務矣然余觀傳之言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又曰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王者起興滅國反取邑不嫌不明大哉言乎春秋正中外十九國卒葬表十七合王魯十九以張治法自餘雖小國不通盟會戰伐者常略之而況土地乎曰然則子思子所云襲水土不亦遠乎曰夫何遠之有正封疆以建邦國表山川以設險阻春秋所治仍三代之治

也若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
版圖之要水地之記司徒司馬司空之有司職之豈聖
王之事哉是故有所弗學而後其學博有所弗問而後
其問審有所弗思而後其思慎有所弗辨而後其辨明
屑屑焉天文地理術數兵法之求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釋災異例

災異者聖人所以畏天命重民命也聖人之教民先之以教而後誅隨之天之告人主先之以災異而後亂亡從之其任教而不任刑一也六經皆言災異詩禮師失其傳伏生之于書京房之于易董仲舒劉向之于春秋大義畧同唯劉歆爲異其于天人相與之際皆能精微眇以喻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則皆措之于事而可行非緊以恐懼修省之言惑當世也夫陳說先王而失譴告之恉謂之不學無術魏以後儒者是也諱其事應之著而不肯感言于上謂之曲學阿世谷永翼奉之徒是也善乎董生之言曰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推此以應變是謂求病而用藥聖人撥亂反正尤重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必至于太平以瑞應爲效而後地平天成之道著則莫近乎春秋也故觀僖宣之覺悟而功美過于無災其召沴而不知變則傷敗亦不旋日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易中孚傳有之政不改而災自除者觀本所起以知存亡謂有賢者持政明天意去此鄉來者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蓋謂此也故遇災而懼中主優爲之不見災而懼則幷致災之由而弭之禎祥畢致而王道終矣夫聖主尚樂求忠臣之諫而況天譴乎樂天者保天下幸之受之之謂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人

受陰陽之氣以生若水之漸魚也魚彿鬱于淵而水爲之淖人以邪亂殺氣化而天關其腥天之在人者曰性人之受天者曰命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先後之動靜順逆之氣朕于不聞不覩而樞機之應若山川出雲而天降時雨因其厚薄廣狹而爲之量詩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致一也人君自仁愛而天仁愛之人君自昏昧而天亦應以昏昧而仁愛之詩又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事天也

十七諸侯終始表序

余覽春秋所治冠帶之倫東窮齊並海南極吳楚西逋秦隴北絕燕晉卓哉煌煌聲名之届何其侈也深探其本皆詳內以畧外究王化之盛一統中外未嘗不脉會夷狄頡胡优越之邦未嘗通吉凶聘問之禮其于諸夏挺大小侯各七以張治法而已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允哉允哉嘗聞賈生之論建侯矣欲天下之久安長治莫若衆建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斯古今之通論也余讀春秋强侵弱衆陵寡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晉歸三卿齊移田氏秦政乃利觜長距終得擅埸皿蟲爲蠱其勢然也故諸侯侈則大夫過中國

徵則戎狄橫春秋本殷周方三千里以爲諸夏撻殷武以奮伐錫厥福于封建不僭不濫赫聲濯靈廓如也故嘗論之中國齊晉最彊也晉弑君五奚齊卓子懷公靈公厲公篡國四惠公文公成公悼公齊弑君六諸兒子糾舍商人光舍篡國五小白商人元杵臼陽生魯鼎齊晉則弑君五隱公桓公子般閔公子赤篡國三桓公宣公定公宋衛陳蔡鄭四也皆弑君二宋與夷杵臼衛完剽陳平國世子偃師蔡固申鄭夷髡原若其篡逐出入遽數不能終也夷狄吳楚最彊也皆弑君二楚髡虔吳餘祭僚秦于春秋乃在小國治耳見哀三年注曹許邾莒滕杞無兼并之事無弑立之文非其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臣不討賊篡不明殺無罪三者皆去葬殺無罪罪君也不討賊罪臣也篡

則君臣皆羿之而絶其國故吾以爲繼體守文之才僅
得中佐明春秋之法以制馭其政三代之治未嘗不可
復其亂未嘗不可弭則經制定而統紀一雖有淫驕之
主而無魚爛之禍封建之于治如宫室之有楹舟之有
維楫柁枝之有葉也其可一日去哉

秦楚吳進黜表序

余覽春秋進黜吳楚之末未嘗不歎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夫子序東周之書唯存文侯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于刪詩則列秦于風序兼葭曰未能用周禮序終南曰能取周地然則代周而改周法者斷自秦始何其辭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國僻違諸夏擯之比于戎狄然其地爲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僻驕侈之志亦無淫泆昏惰之風故于詩爲夏聲其在春秋無僭王猾夏之行亦無君臣篡弑之禍故春秋以小國治之內之也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强于內治敗殽之後不勤遠略故興也勃焉

楚之長駕遠馭強于秦而其內治亦強于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于禮義所以裁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故予楚莊秦穆之賢而予之卒以爲中國無桓文則久歸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後京師楚哉于吳光之敗陳許幾以中國聽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黃池之會春秋說曰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夾轂而趨則豈吳公先歃晉侯亞之之以禮義動哉故觀于詩書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壞雖聖人不可復也觀于春秋知天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雖百世不可易也張三國以治百世聖人憂患之心亦有樂乎此也